

的編者話

中國天主教修院教育憂喜參半

中國的天主教修院教育自一九五零年代中期全面停頓起，至一九八零年為止，中間可算空白一片。為了彌補這二十多年的空白，中國教會（無論是公開教會的組織或沉默教會的成員）於八十年代全力培養年青的司鐸，截至一九九三年底為止的十三年間，已有超過七百名年青神父晉鐸，而目前在各類修院中接受培育的大修生逾千人。從這些數字看，中國教會的司鐸培育工作著實有不少可喜的進步，但箇中仍存有許多問題，令人擔憂。

幾乎每一位到訪過中國修院的人士，都會聽到修院負責人訴說他們缺乏教材。神哲學書籍嚴重短缺，是中國修院不爭的事實，但備受忽略的是，在中國修院實際上每一種書籍都短缺，歷史、地理、自然科學、中外文學著作，以至現代社會科學及世界名人傳記，大部份付諸闕如。誠然，這些書籍的重要性不能與神哲學書籍相提並論，但在全人陶成的過程中卻仍是不可或缺的。現今中國社會正處於從封閉到開放的過渡時期，社會思潮瞬息萬變，若中國修院培育仍停留在二十年代的「圍牆式」教育，不得不令人懷疑修生對未來社會衝擊的承受能力。

一位大修院的領導人曾向筆者表示，他們要整頓校風，紀律必須嚴明，修生所接的信件一律拆封檢查。這位神長以能完全掌握修生的一舉一動為榮，但不知他（或他們）有否注意到這些措施可能造成反效果。即使擋開私隱權不談，用監視代替開導，用律法代替內修，本身經已可能

造成培育上的失衡，令到修生得不到完整的發展。

必須一提的是，中國的修院教育是整個中國教育工作的一部份，它有著中國教育方面的一切難題。課程名大於實、學習過程缺乏啟發性、學難致用等等，都是中國教育界當前面對的問題，也同時是中國修院教育的問題。隨著社會的日漸開放，這些問題的矛盾會日形明顯。

此外，中國教育界正掀起一片「出洋熱」。入讀大專院校，往往成為學生的過門階，希望能找到外籍教師協助而出國留學，造成了求學為出國的不正常現象。目前中國修院亦逐步開放讓海外（包括來自台、澳、港）學者到國內任教，而修生出國留學的機會亦不斷增加。可幸現時仍未出現「進修院為出洋」的情況，但未來的發展趨勢仍有待密切注視。況且，現時爭取出洋的幾所修院，已傳出有僧多粥少難以平衡分配的問題，引人憂慮。

可喜的是，在重重困難之中，中國教會仍能力建立起一所頗具規模的余山修院，修院的教務長姚景星神父應邀特為我們撰文，講述修院的整體規劃及教學理想，彌足珍貴。與此同時，北方一位修院教授亦執筆講述多年來所體會到的修院教育問題，發人深省。中國修院所面對的問題，實際上或多或少存在於亞洲的修院之中。亞洲主教團協會轄下教育及學生神師辦事處於九二年底舉行了研討會，對修院培育工作規劃出全面建議，今期特別加以轉載，以供參考。

本刊同事安貝蒂修女及萬立民神父分別為大家介紹雷鳴遠神父的生平及天津教區的今昔。九年將盡，本刊亦對全年中國政教社情作一總結。新歲將至，祝各位讀者聖誕期內主寵滿溢，迎接更有意義的新一年。

林瑞琪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日書於香港聖神研究中心